



爷爷的诗酒田园

□何武

昨夜，将我的情绪浇灌得波澜起伏。我想起了离别人世36年的爷爷。

爷爷大名叫何正兴，他在家中排行第三，小名何三。他长年在河里打鱼，爱喝酒，勤劳的品格和豪放的性格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打记事起，常听爷爷的一句口头禅：“鸟离树林，为找食；鱼游急滩，为讨吃；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几次搬迁求生活。”我们老家本系大竹县文星镇何家寨，几度迁徙落户到了天城镇中和村的何家湾。这个湾是个独院，住着我们一家人。据说这个院子原来闹“鬼”，爷爷扶着曾祖母潘明菊（曾祖父何朝海已去世）携着家人搬进来，“鬼”就销声匿迹了。相传个中原因是爷爷打鱼的网是用猪血浆了的，可以避邪。以至于周围乡民为避邪之需，前来剪片儿旧网，爷爷都乐呵呵地慨然赠予。

离家两里外有一座人行石桥名王家桥，桥下的河民间称为御临河。爷爷常年奔波在御临河天城段，偶尔去东河，时刻陪伴他的有随身携带的美酒。美酒是家乡的双河白酒，系小灶粮食酒，晶莹澄澈，散发着诱人的馨香。

河流清澈见底，游鱼不时浮现，头尾相衔，成群结队。爷爷一米八高的身子站在河边，很是伟岸。他提起渔网，向空中轻盈地一抛，一个美丽的弧线缓缓落下，河面顿时泛起诗意的水花。随后，爷爷小心翼翼地上收渔网，将网里的鱼捡进篓，席地而坐，掏出裤兜里的酒瓶，吮吸一口，咂咂嘴，品味生活的甘醇……经年累月，爷爷重复着这些动作，这是他养家的门路，也是他的诗酒田园。

爷爷是善良的。他打的鱼，遇上乡民馋嘴了要上几条，他从不吝嗇。他常说，“打鱼打不到熬碗汤。”就是说，打鱼无论如何不会空手而归。爷爷的话有次失灵了。一个寒冬的黄昏，一家人翘首以盼，等着爷爷打回的鱼或换回的食物做晚饭。天黑已久，爷爷无精打采回来了，篓空空如也。原本冷清的屋子一片冷寂。爷爷歉意地挤出微笑：“天快黑时好不容易打了半篓鱼，一个生大病的人很想吃鱼，家里又没钱买，我就全部倒给他了。”

爷爷是威严的。爷爷吃了没读过书的苦头，对子女读书要求十分严格，他信奉“黄荆棍下出好人”的信条。大姑何世容与爸爸何世发同读一个班，少不了“黄荆棍”的教诲。在天城完小念书时，爸爸的脚步生了疮，由大姑背到5里外的学校，也不让耽误学习。大姑是文革前文星中学初中毕业生，爸爸是文革前观音中学高中毕业生，爷爷还是挺欣慰的。二叔读书比较调皮，尽管遇到十年动乱，爷爷要求依然严格。二叔有次在学校不听话，回家后把他吊起打。爷爷身体力行尊老爱幼，对子女乃至孙辈的要求近乎苛刻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恰逢大姑和爸爸在文星中学寄宿念初中，爷爷要求大姑和爸爸每人每周省吃攒一碗饭，周末带回家给年老的曾祖母和年幼的二叔吃。爷爷十分孝顺曾祖母，只要她发话，他从不吭声，只管默默服从。他小心伺候着曾祖母，几乎每天都要亲自用铜壶煨酒给她喝。寒冬的夜晚，安排大姑、爸爸、二叔轮流给曾祖母煨脚。曾祖母去世了，爷爷一把抱起她，泪如泉涌，令在场的人一起失声痛哭。

爷爷是慈祥的。一天吃晚饭时，他温情地喊道：“二毛（我的乳名），你过来！”我走到他身边，他给我夹了许多好吃的菜，还让我呷了人生第一口酒。在饥饿的岁月里，我最喜欢逢年过节了。但凡这个时候，爷爷都会亲自下厨。

恢复高考制度后，初中毕业的二叔考上了达县财贸校，毕业后分到石子区供销社当会计。在推行“四化”干部时，二叔当上了主任，爸爸通过考试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。爷爷高兴得又摸出了酒瓶……

有一天，爷爷忽然感到吃东西难以下咽，到石子区卫生院被诊断为食道癌。到后来，爷爷连羹也难以下咽了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酒！酒！酒！……”爷爷卧床不起，骨瘦如柴，两个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。爸爸与二叔含泪商议：还是让爷爷喝酒吧！二叔托人买了瓶五粮液，让勤劳一生的爷爷喝上了今生最高档的酒。这瓶五粮液尚未喝完，72岁的爷爷就安详地“走”了，那天是1986年农历三月初一。

廊桥飞歌润心田

□蒋碧秋

在春意正浓的多彩时节，灿烂了百花、浪漫了情思、泛滥了乡愁。很想找一个地方，将纷乱的心绪安放妥当。天府边城五凤溪，那里，恰恰好。

选一个细雨蒙蒙、自认为最抒情的日子，脚步轻缓地行走在五凤溪的画卷上。不知何处传来歌声，穿透了雨帘，在空气中回荡，仿佛微醺的诱惑，引我寻音前往。古香古色的廊桥上，歌儿飞扬，两位来自异乡的歌手轻拨吉他，嗓音深沉苍凉。来来往往的游人不禁驻足倾听。

看似沉静少语的歌手，怀抱着吉他轻拢慢捻，美妙的音符如流水倾泻：“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……”歌声激昂高亢。对于他们的经历，我一无所知。但是，立在琴盒边的标牌上醒目地写着：“我们不是流浪，而是勇敢地飞翔！”这是骄傲与自尊的独白，更是一往无前的人生宣言。

歌声绵绵不断，歌风却已改变，像廊桥畔含烟吐翠的柳枝，婉转缠绵：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……只有一个人，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”每个音符中、每个词汇里，仿佛都有画面在闪现、有故事在述说。一对老夫妻立在桥头，凝神静听。我暗暗猜想，那丝丝白发里有几许共度

的风雨？道道皱纹里又有多少相守的沧桑？

廊桥的歌似变幻的云，在心湖中荡起涟漪：“景色越是辽阔，心里就越寂寞……不知是谁，在何处等我？也许，爱情就在五凤溪；也许，故事在这里发生。”歌声挟着浪涛，更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。歌手背对着的地方，正是我的旧居。昔日，我与伙伴们看渔夫劳作的地方，也正是这风雨中的廊桥。记忆里的那位老渔翁，每次下江前，都会手握长长的竹篙，吆喝着鱼鹰立在船头，然后怡然自乐地放声高唱：“沱江河上一只舟，老汉我撒下钓鱼钩。钓得鲜鱼煮美酒，这样的生活哪里有？”唱罢，再大吼一声：“开船啰！”随着声音的飘荡，竹篙一拨，小船便轻快地划破水面，“嗖”地一下，如箭一般射出好远。

老渔翁的歌声在烟淡水云间早已消散，但那难舍的家园和最深的乡愁依然在岁月中回响。当年，我举家搬迁；如今，我再次回归。此时，我的家乡，竟然由两个异乡人来深情款款地吟唱！猝不及防间，我犹如一条鱼，就这样轻易地被廊桥的歌网捕获。

廊桥上的歌如酒，醉了古镇；廊桥上的歌如雨，润了心田。歌声中装点的故乡，愈发空灵，也愈发温情。

有书读的日子真美好

□周汉兵

余秋雨曾说：“众生喧哗，生命因阅读而宁静。”我爱这份阅读的宁静，当我沉醉在阅读中，一切的繁华与浮躁都悄然褪去，让我在静谧中获得心灵上的幸福。生活因阅读而美好，也因阅读而幸福。

小时候，家在农村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能获得一本书读，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那时，最大的欲望就是隔三差五有本小人书读。每当用积攒的零花钱买回或者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小人书，便如饥似渴一口气读完。也因为读小人书，更是有许多的酸甜苦辣：因为有时在课堂偷看小人书，冷不丁被老师罚站，最痛苦的是小人书被没收；因为急着看完借回来的小人书，不时耽误了作业和家务，常被父母痛骂……所以那时就特别期望，能走出山沟，有很多的书读多好。

后来，我实现了愿望，考入了一所师专，那里有气派的图书馆。那3年时光，图书馆成了我最依恋、最充实、最快乐的地方。我无所不包地随性而读、随性而记。那时还没有电子书，看到精彩处就会忘情地摘抄下来。至今，那几本厚厚的摘抄本我还完整地保存着。偶尔翻阅这些摘抄本，那书、那情、那景好似就在眼前。

闲暇之时，我最执着的事就是不求甚解地看书读报。前些年，街头还有阅报栏和报刊亭的时候，那是我最钟情的地方，每天如果不去一趟，心里就会感到失落了什么。

我最喜欢去的是街面上那种敞开的书屋。因为书是敞放着的，可以自由拿，随意翻。起初到书屋，看到哪本书有中意的文章，便大方地买走，即便后来节衣缩食也不在意。那时囊中羞涩，很多时候就只能到这些书屋溜达，挑些自己喜欢或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杂志翻翻。这种无心插柳，却常常能读到一些佳句篇章，读出一些感受，偶尔还

会由此诞生几篇自己的铅字文。

而到大型、规范的书店去阅读，那就有另一番滋味。在这里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在这里，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自己想看的书，不用卖弄，也不用装腔作势，很少有人来打扰。有时兴至高潮，即便站得脚腿生硬、蹲得双脚发麻也还是不肯放下书。更有乐趣的是，在书店里，既自己看书，也看别人读书，别人也看我读书，这便是一道风景。

心情好的日子里，我会偶尔到江畔或者公园里的茶摊，点一杯绿茶，捧一本闲书，独自小坐，那更是一种惬意。等茶端来，看那茶叶在杯子里起伏游动，心绪也随着茶叶的起伏而飘逸。然后，遨游书海。即便周围人声鼎沸，依然故我地沉迷在书籍的精彩世界中。读到某页某段，插上书签，或者合上书页，端起清茶，小啜一口，掩卷思索，或者发一阵呆，或者欣赏一番江景，优哉游哉。

在家里，读书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了。长年累月买回的书、杂志社寄送的书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淘来的书、朋友出版后馈赠的书，慢慢将书柜塞得满满的。实在放不下，就到处堆，沙发上、床头柜上、枕头下都有书，文学杂志、生活书籍、摄影画册、剪辑报刊，杂七杂八。哪阵闲了，哪阵兴趣来了，信手拿来，随心翻看。就这样随心所欲地读，不曾想也常常收获惊喜，一些旧文章不时读出新的感悟，一些旧书籍偶尔也咀嚼出新的内容，意趣无穷，甚是惬意。遇到好书，或者得到新书，常常挑灯夜读至深夜，妻子翻身醒来，嗔怪怎么还不睡啊！

爱上阅读，今生难舍。苏轼曾喟叹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我想套用一下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书。”有书读的日子真美好！